

忤女逆子

王小鷹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忤女逆子

王小鷹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忤女逆子

王小鹰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125 字数：238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

ISBN 7-5378-0369-2

I·350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朋友，打开这本书，你便走进了一个温馨而充满矛盾的家庭，他们会成为你的朋友，向你娓娓诉说他们的生活、工作、欢乐、苦恼……

父母都是老革命，盼望儿女们上进、入党。但儿女们呢？当讲师的儿子，打了七份入党报告至今仍未入党；当书记的女婿，一副“正统”面孔，在工厂失火的严重关头却溜之大吉；赚了钱的姑爷，因做“官倒”而锒铛入狱，后又祸中得福出国去了；做编辑的女儿，择婿难、做人难、爱亦难、恨亦难……对理想、信念、生活、爱情，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朋友，你赞成谁的看法呢？请读下去……

我喜欢早晨，睁开眼的时候，窗帘随意的缝隙中滑进来的那缕曙光，它象是一把拧开生命之门的金钥匙，让你从混沌中一下子醒悟到自己的聪慧与精力。

象我这样的……我不知道是否还应该称自己为姑娘，也许还是称女人更妥贴些。象我这样二十五岁未婚的女人的心灵中充满了一种诗意的憧憬和崇高的骚动，我期望着为了什么而贡献一切，并且准备去经历惊心动魄的悲剧。

这时我的心境是那么的洁净而超然，就象一只翩然而至的白天鹅。不过那往往只有一刹那。

首先切开宁静的是茵，我该叫她大姐的，我不叫她大姐不是因为她与我不共一个母亲，而是我们家里不时兴称兄道弟，大家直呼其名，毋序长幼，背地里指父母为“老头子”、“老太太”，

表现出一种洒脱和独立。我和茵都还待字闺中，蛰居在娘家同一间小屋里。茵每天早晨总在我方醒未醒之际起床，她在中学里教书，七点一刻必须赶到学校领着学生们早锻炼。茵铺床时发出一串简洁有力的扑、扑声，她坚持要把床单上的每道皱褶掸得煞平，平得象她的脾气。我曾经开导她：到了晚上你还得把身子搁上去揉得它千皱万褶，何必呢？茵却掸得更认真了。茵是属鸡的，说她四十或四十一、四十二都可以，在中国什么都有弹性，年龄也有弹性。一般说来，四十是女人生命秋天的开始，过了四十尚未出嫁的女人就象一颗捱到秋天还未播出的种子，她们的心思据说比天书还难懂。我和茵相处得很宁静。茵的长相和我、和莉、和昊都不象，我们都清楚，她象父亲的前妻，一个脚小手宽的妇人。茵是父亲和那个妇人仅有的一次同床共寝种下的苦瓜，每月父亲不动声色地让茵往浙江一个什么古怪的地名汇三十元钱，那一日，母亲简直象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般圣洁。

茵终于掸平了床单去厕所间了，厕所间便有了哗哗的水声。房门没有掩实，播音员无可挑剔的声音洪亮地昂扬地从门缝中推进，象一支庞大

的军队。听新闻是老头子老太太每日清晨的必修课，一日不听就简直象大烟鬼断烟。特别是离休以后，那台星浪牌卧式半导体收音机便是他们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动脉之一，此外还有电话、报纸、电视机。老头子听新闻非常认真，不允许任何声音干扰，阿姨扫客堂间的地都是踮着脚尖。全家只有嫂子肖蓉毫无顾忌，此刻她正拔直喉咙叽哩咕噜地读洋文。肖蓉刚进我们家时看见老头子毕恭毕敬的，这两年有了点小名气，说话的腔调渐渐神兜兜起来。我警告过昊，肖蓉煞有介事地读洋文，当心她心怀叵测另有所图。昊总是嘿嘿地笑笑。我这个哥哥有点老庄风度，说难听点便是阿Q精神，这一点不象爹也不象妈，听人说独生子总有点叛逆精神。

我伸了个懒腰便爬了起来，心里沉甸甸地揣着什么。我拉开窗帘，看见鹅蛋黄似的日照正从一群灰脱脱的楼群中冉冉地升起，这样的镜头在电影里常配以庄重而辉煌的进行曲以喻意崇高与不朽。我终于记起了今天对于我应该是划时代的重要。

昨天下午，长相有点类似高尔基的小瞿对我说：“艺术剧场放映苏联影片《合法婚姻》，女

演员是best^①级的，想去学习一下吗？”编辑部虽有严格的八小时坐班制，然而亦或组稿、亦或与作者谈心、亦或去印刷厂等等，真正钉在办公室里的人寥若晨星。我轻声问：“能买到当场票？”小瞿说：“笃定，best级的电影看的人总归smallest^②。”能作为少数欣赏艺术精品的观众我感到高尚，便与小瞿交换一下眼色，大声说：“《沼泽》的作者刚到上海，住青年会招待所，小瞿，一起去看看他吧？”俩人正欲动身，大黄十分庄重地喊住了我。我有点害怕大黄的眼睛。其实大黄的眼睛并不凶恶，小小的，眼珠灰灰的，过去我们闹起来都喊他“天不亮”，然而自从大黄被选成党支部书记以后，他的小眼睛就变得富有深意了，他看着你的时候那目光简直洞察得不得了，能穿透人的五脏六腑。大黄喊住了我庄重地说：“周华，你的入党申请党委批了，明天一早就要出喜报，祝贺你！”坐在我对面的老项腾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又慢慢地坐了下去。大黄伸出手跟我握了握，很知心的样子。小瞿不会鉴貌辨色，跑上来揉我一把：“要走快走，

①best, 英文“最高级”。

②smallest, 英文“最少的”。

来不及了。”我磨磨蹭蹭地说：“这个……那么……我、我不想去了，我……”我盯着他希望他能谅解，刚刚宣布我入党就去假公济私未免太没良心了。小瞿许久才明白过来，古怪地扫了我一眼，然后潇洒地哼起了“一把火、一把火……”地哼着走了。

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我命令自己：激动起来！现在的画面应该是：冉冉升起的红日叠映着我灿灿的面孔，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定格！然而极平静，整个神经网络象一台发生故障的机器纹丝不动。稍微有点慵懒，哦，大概因为昨晚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到凌晨两点的缘故。真想再滚到床上去做个什么梦，但是我想：至少今天我不能迟到了。

“阿——姨——帮我盛碗泡饭晾晾！”我一面套衣裳，一面放开嗓门喊。

砰！老头子狠狠地撞上房门，抗议我干扰他听广播。母亲皱着眉头走进厨房，揭揭这只锅盖，又揭揭那只锅盖，嘀咕着：“阿姨怎么还不回来？真要命，热水瓶只只空的，要冲杯麦乳精也不成。”

“喂，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肖蓉把脑袋伸进我们屋里，朝着我扬了扬她两根不对称的眉毛。我翻了她一个惨白的白眼。我宁愿跟阎罗殿上的判官辩论也不想与肖蓉斗一句嘴。客气点说不过她，不客气人家又要说你小姑子容不得人。在大学里读书时我和肖蓉斗了四年嘴也要好了四年，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出版社工作，人家都说我小姑做红娘为自己找嫂子，遇到这种情况肖蓉总是神秘地笑笑默认，气得我肚子里暗骂她狐狸精，分明是她自己缠住了昊。当初老头老太并不十分满意，嫌她政治上不够进步，无奈昊已经神魂颠倒，便让她堂而皇之跨进了我家。

茵梳洗毕推着自行车要出门，母亲说：“不吃一点东西怎么成啊？”茵说：“妈，学校食堂有卖早点的。”母亲说：“那你一定要吃点东西呀！哦，别忘了，今天下午早点回家，阿姨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茵轻轻地“嗯”了声。我知道茵很为难，不过她从来不反驳母亲的话。

阿姨终于回来了，拎着沉甸甸的两只篮子，胳膊窝里夹着刚到的《解放日报》。

昊大概刚从南柯梦里醒来，头发全部竖着拎着裤腰带从房间里跑出来，抢过报纸便把自己锁

进厕所间里。说时迟那时快，老头子刚巧听毕新闻广播，很威严地喊：“阿姨，把报纸给我。”阿姨应：“报纸给大弟拿去了！”我们家的男子汉都有一个习惯，蹲在马桶上看报纸，从头条看到节目预告、寻人启事，所以早晨报纸成了抢手货，就看谁先下手为强了。父亲与吴都有痔疮毛病，母亲总结说：“那是坐在马桶上看报纸看出来的。”

母亲开始跟阿姨算小菜帐了，从前老太太把几十元钱交给阿姨屁事不管，每天买什么菜做什么菜听凭阿姨做主。离休后，老太太便开始参予家政，小菜钱买一天算一天，常常怀疑阿姨是不是短斤缺两抹油。

“啊？这么一条鱼要五块多钱？我记得五块钱好买一堆鱼了！”

“苏同志，你讲的是什么朝代的事情了，老早涨价涨得不认得回去的路了，公家菜场东西摊板也是这个价，六指还算有数，秤尾巴翘得笔笃直的。”

“买了鱼还要买虾做甚？再说这点虾一只只死样怪气，又不新鲜！”

“哦哟苏同志，你到小菜场去看看，只只虾

脱头落攀，还要勿灵呢，这点虾还是六指特地为我留下的。庆祝小妹妹入党是桩大事体呀！”

“这豆腐是自由市场买来的？真要命，报纸上老早登过，乡下人用医院里拆下来的石膏做豆腐，吃了要烂肚肠的！”

“苏同志，缺德的乡下人总归是少数。”……

老太太正入更年期，简直有点拎不清。阿姨经常嘀咕要换人家，外头保姆的工钿愈涨愈高，银行里有存款的人家都出到七、八十块跟一个大学毕业生差不多了，我们家仍保持着三十五元的水平。阿姨若不是看老头子的面子早走了，阿姨的儿子媳妇来逛大上海，父亲请他们一桌子吃饭，还让他们跟他一起乘小轿车去万人体育馆听音乐会。说到底我们家阿姨的阶级感情尚未被金钱吞噬殆尽。我可不敢小看阿姨，她是合作化高潮时入党的老党员，党龄比我年龄都长，曾担任大队妇女队长，着实飒爽英姿过一番的。农村实行责任田后，妇女队长名存实亡，她不甘寂寞，在家替儿子媳妇带孙子，吃口饭还得看脸色，心里不舒畅，便来闯荡大上海了。

“阿姨，泡饭煮好了没有？我要来不及



了。”我决意打断她们关于菜场行情无休止的辩论。

“好了好了，老早焗在草窝里了。我晓得的，今朝是要紧的，小妹妹你不好再睡懒觉啰，所以我爬起来头桩事体就是烧泡饭，喏，油条也买来了。想当初我入党的那一天，天蒙蒙亮我头一个扛了锄头去出工，人家休息我不息，一直做到日落西山月上柳梢呢！”阿姨一边摆小菜端饭碗抹桌子一边啰嗦着，她时常会提起五十年代的那段日子，说起来两眼熠熠发光一扫平常的俗陋之气。

阿姨把泡饭端到我面前，她今天待我特别地殷勤。我扒了一筷，烫麻舌头，索性掼下碗，晾着，先减轻负担去。厕所间的门仍关着，我双手握拳狠命擂门，喊：“周昊，你还活着吗？你打算把下辈子的屎一起拉完吗？”昊装傻，不理我，我使用脚踢门。母亲骂我：“小华你稍微五讲四美些行不！你要记住你是党员了，不能那样任性了！”老太太搞了大半辈子的妇联工作，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道理能讲几大箩，可是在儿子女儿间她绝对地偏宠儿子，根本不讲什么是非原则。昊在大学里教书，没有坐班制，不用赶早

出门，他什么时候不能蹲马桶呀！说到底女人的潜意识总归崇拜男人，这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心里有气小肚子愈胀得憋不住了，党员连大小便都要先人后己呀？正想发作，父亲喊我：

“小华，我好了，你上这边来吧。”幸亏我们家这套公寓有两只厕所间（一间套在父母亲的卧室里），此时此刻我想起小老百姓家合用厕所因此而吵吵闹闹的，亦不觉人家的俗气而十分理解了。

父亲今天的心绪处于最佳状态，离休以来头一次见到他阳光灿烂的面孔。吃早饭时狠狠地往我碗里塞了两瓣咸鸭蛋，并且十分慈爱地盯住我，盯得我汗毛凛凛。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不早不晚，七点三十分。一定是谢伯伯打来的。谢伯伯和父亲共事了三十多年，父亲作党委书记，谢伯伯是局长，两人一起办了离休手续后见面少了，但那电话却是天天不断的，而且十分准时，一谈起来便是马拉松，就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倘若过了钟点电话铃不响，父亲便担忧，老谢不要病了吧！哪天谢伯伯外出电话不来了，父亲便整日恍恍惚惚茶饭无味。

“啊，老谢呀，你这老家伙，喉咙放炮一样，我警告你呀，香烟少吸两根，当心马克思召

见你……哈哈，当然有喜事啰，我小女儿入党啦，就是那个小华嘛，你别看不起黄毛丫头，人家可是文武双全，是啊是啊，我们都老朽啰……”

昊从厕所间出来，满意地甩着湿漉漉的双手在饭桌边坐下，朝我挤挤眼：“小华，老头子夸你了呢，不简单哪！”

“去去去！”我还记着刚才的气，不过笑意已经象常春藤爬满双颊了。

“周昊，你还没刷牙洗脸怎么就坐下吃饭了？”肖蓉喜欢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昊发号施令。

“我……洗过了呀。”昊正把一段油条塞进嘴里。

“瞎说，毛巾是干的，牙刷也是干的！”肖蓉义正词严并伸出三只手指去拧昊的耳朵。

“吃完饭洗脸也是一样的。”凡是肖蓉与昊发生矛盾，我总是抓紧机会站在昊一边，我讨厌肖蓉把昊当作她的私有财产般的神气。

昊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由肖蓉拽着去刷牙洗脸，现在的男人把怕老婆也当作时髦了。

父亲终于结束了与谢伯伯的马拉松谈话，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华，爸爸今天晚上专门为庆

贺你入党摆家宴，谢伯伯也要来，你叫马凉一定要准时到啊！”

“他来不来我可不负责，人家时时刻刻关心国家大事，忙着呢！”我冷淡地说。最近我正和马凉怄气。这小子自从升任了公司党委副书记，说话神气酸得不得了，开句玩笑都开不得了，上次和小翟去了回音乐茶座，被他当龟孙子训了一顿，他妈的还没跟他去领结婚证呢，就要我三从四德啦？

“小华就是任性，你得好好向马凉学习学习，人家什么都走在你前头！”母亲又骂我，在她心中，父亲最伟大，挨下来是儿子，再挨下来是女婿（哪怕毛脚女婿），女儿总是错错错！

我攥下饭碗跑进自己房间，母亲对父亲说：“你看看，一句话都听不进，刚刚入党就这么骄傲？”父亲说：“算了算了，他们是吵吵好好，愈吵愈好。我来给马凉打电话。”

母亲笃笃笃敲着我的房门说：“好上班了，你是党员了，不好再吊儿郎当的了。”

“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耳朵都生老茧了。”

“上班后去小莉家弯一弯，帮她抱彬彬。小



陶出差了，她一个人吃不消的。”

莉是我二姐，是我们周家唯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莉常常半是委屈半是夸耀地说：

“你们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抹老头子老太太的油，我是艰苦奋斗惯了，两个人两百多点工资，房水电煤油盐酱醋，哪样不要开销？”其实莉最实惠了，那套两室一厅的公房还是老头子在位时替她搞到的，楼层适中，闹中取静，完全是副教授一级的。再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母亲从不会忘记莉，不是叫她携儿子来吃，便是匀出一半给她送去，彬彬从落地那日起里里外外头顶脚心一应穿戴尽是母亲操办。莉得了好处又落了好名声，人不在跟前老头子老太太有什么事体又差不着她，她是乐得唱高调的。我早就拿定主意了，女儿嘛还是嫁出娘家门的好，唯得回趟娘家老头子老太太当你宝贝疙瘩捧着，整日价在眼门前晃腻烦了谁还稀罕你呀？

我稍微理了下头发，把那根红黄绿三色的彩带从脑门上拽下来，让头发随意垂着，蛮朴素的样子。然后我用念经似的声音喊：“爸妈我走了——”哐啷拉开大门。

就在我脚即将跨出门槛之际有个声音拽住了